

追憶顧維鈞先生

黃天邁

(本文插圖刊第四頁)

電訊傳來，顧少川（維鈞）先生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紐約寓所因心臟衰竭逝世，距百齡大慶僅兩個半月（誕辰為元月二十九日）。悼念之餘，追憶先生生平行誼，尤深景慕。少川先生以曠世奇才，數歷中外，一生顯達，蜚聲國際，壇坫留芳；自有國史館及歷史學家為之立傳，永垂不朽。先生是我的老長官，先生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時，我與葉公超兄同為外交部額外譯員。先生在駐法公使（大使待遇。兩年後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）任內，我是三等秘書兼理私人秘書業務。先生之嘉言懿行、生活軼事，除親歷外，由先生口述及追隨先生多年之外交界同仁見告，藉悉鱗爪，茲就記憶所及，追敘於後，以誌不忘。

受知專使雀屏中選

民國元年，唐紹儀（少川）以大總統專使身份訪美，顧少川先生時任留美同學會會長及哥倫比亞大學校刊「觀察者」(The Spectator)主編，蒙專使召見。專使問先生：「臺甫如何稱呼？」先生答：「維鈞無號。」專使說：「成年人

豈可無號。」先生說：「請專使賜一個號。」專使不假思索，即將自己的號「少川」二字相贈。「少川」作號，使後來給先生寫信的人常感困擾，用「少公」二字不妥，用同音字「紹公」代替，又有影射唐氏名諱之嫌。但我看到用「紹公」的信不在少數。

少川先生神采英拔，才智橫溢，又嫺於辭令，唐專使大為激賞。專使有女公子同行，專使囑少川先生為之導遊，常相偕外出，意氣相投。唐女士秀外慧中，消閒時愛好交際舞及撞球，先生舞步及球藝俱精，唐女士尤為心折。先生在家鄉原有許婚之議，因作罷論。雀屏中選，老少兩「少川」成爲翁婿，一時傳爲佳話。

任職樞要成大忙人

少川先生由唐專使保薦，回國出任袁大總統英文秘書兼外交部參事。袁世凱左右多爲滿清遺老及「日本通」，對世界大勢及西方國家認識模糊。外交總長陸徵祥懦弱不振，外交部暮氣沉沉。袁世凱接見外國使節，由少川先生引見及傳譯，因得與各國使節結交。駐華各國使節與中國政

府接洽要公或晉見大總統時，都請先生爲之先容。惟有日本公使以先生「親美」，另與「日本通」勾搭。先生已預感將來廢國喪權必出於此輩「日本通」之手。除總長有交辦公事外，先生不常到外交部。外交部官僚積習甚深，人人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敷衍因循，只等外放。此種風氣代代相傳，至今仍留有多少痕跡。先生常爲袁大總統及陸總長分析國際局勢及各國政情，力主維護主權，實行獨立自主外交，頗受「日本通」輩之排斥。先生勇於任事，每日奔走不停，爲當時政府中一大忙人。先生說過一個故事：「外交部一位老前輩看我終日忙碌，勸我不必如此。他說：『做官秘訣是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不錯，何必無事找事做？』我如果聽信他的話，就不會有今天。」

先生雖爲大總統作英文傳譯，但不同一般翻譯官。先生在翻譯對話時，常臨時或事後陳述自己意見。先生常說：「翻譯官如不用頭腦就等於一部機器。翻譯官更需精通外國語文，反應敏銳，才不至出紕漏。至於做一個好外交官也不是只靠外文好，要有真才實學。練武術的花拳繡腿，

看起來好看，一旦與有真功夫的行家較量，必敗無疑。」

二十八歲出使美國

當年袁世凱陰懷異志，想恢復帝制，惟恐美國反對，要派一得力人員出任駐美公使，相機試探及說服，屬意少川先生。但以先生資歷太淺，故先發表為駐墨西哥公使，轉任駐美公使。先生以留學生回國，四年後即以公使身份重到美國（一九一五），美國朝野及外交團都感驚異。及見先生之學識素養、丰采、詞鋒，又莫不同聲讚佩，有「英雄出少年」之感。先生不到三十歲即出任駐美國公使，不但空前，以現代我國外交人才之貧乏，恐亦將絕後。

先生反對帝制，在國內不便公開表示，亦不能向美國透露，曾密電袁世凱，婉轉告以美國不會贊成中國由共和改帝制，同時密函岳父唐紹儀請其勸阻。無奈袁世凱中毒已深，又受利慾薰心輩的「勸進」，終至演出鬧劇。先生推許袁世凱為一有為領袖，果能聯合各黨派俊彥，共謀國是，消弭內爭，整軍經武，則日本不致提出二十一條。袁世凱陰謀帝制，有賴日本之支持與貸款，故日本乘機敲詐。先生說過：「所謂『弱國無外交』，是自己不爭氣懶人的說法。如果我們政治修明，立場堅定，以真理正義作後盾，有力辯詞作武器，終可得到同情與支援。」

巴黎和會大展才華

少川先生生平以治學方法治事，寫哥大博士

論文「外人在華之地位」時，參考多種資料，費盡心血，立論必有根據，一字不苟，一絲不漏，故成名著。先生在巴黎和會召開前，早就着手準備資料，因使館秘書工作不力，乃責成學習員金問泗（純儒）及臨時雇員趙泉（鑑堂）負責有關資料之蒐集與整理。金洲博而趙幹練，皆圓滿達成任務，日後二人追隨先生，為得力幹部。出席和會時，海運資料四大箱。先生對提案辯辭早已成竹在胸，為其他代表所不及。

當年出席和會三巨頭：美國總統威爾遜、英國首相路易喬治、法國總理克里蒙梭，他們只知亞洲有日本，對中國極為輕視。先生周旋於三巨頭之間，因應得宜，才華展露，使三巨頭刮目相看。先生在會場為爭山東主權，與日本代表牧野對壘，瓊瑋博辯，語驚四座，博得廣大同情。牧野則支吾其詞，窘態百出。會後「老虎總理」克里蒙梭對少川先生大為讚揚，喻先生對牧野如貓戲老鼠。可惜日本人強詞奪理，山東問題，日、德交替，侵害我國主權。少川先生不顧北洋政府之訓令，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，另以簽字對奧和約取得加入國際聯盟資格。

先生在代表團中，以鋒芒畢露，聲譽鵲起，致招妬嫉。某代表企圖造謠中傷，幸未得逞。先生在美時已賦悼亡，在巴黎邂逅黃蕙蘭女士。黃女士父親是爪哇糖王華僑黃仲涵，富甲一方。黃女士活躍於巴黎國際社交場合，能操流利英法語，儀態萬方，追求者頗不乏人，造謠之某代表亦為落選者之一。黃女士獨鍾情少川先生，遂締良緣。某代表以政敵兼情敵，皆為敗將，種因日後

之嫌怨。

先生以需經常出席日內瓦國聯大會及其他國際會議，調任駐英公使，結交國會及政府要員，名重當時。一九二一年，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，先生以全權代表赴美出席。會議中先生提案以關稅自主、取消領事裁判權及收回租界地為主，並重提廿一條。會議結果雖距我方期望尚遠，但通過尊重領土行政之完整，召開關稅會議及派遣法權調查團，承認中國保留廿一條異日解決之權，總算比巴黎和會較有具體之收穫。

位望通顯聲華蓋世

一九二二年，先生奉調回國，出任外交總長，並先後出任財政總長、國務總理，一度攝行大總統職權。先生四十初度，羣僚為之祝壽，外交部吳姓科長賀以壽聯：「人間勝事今全得，海內聲華盡在身。」可為先生當年位望寫照。

先生私邸在北平城內鐵獅子胡同，庭園廣袤，前後五進，跨院東西各四，住房五十多間。據傳此宅為吳三桂藏陳圓圓之金屋（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北上時，即假此處為行轅）。宅大僕亦多，食指浩繁，兼之交遊廣闊，車馬盈門，每月開銷鉅萬。幸有蕙蘭女士及外家出資彌補，先生得以專心政務，為官清廉，從不虛耗公帑。

先生雖在北洋政府歷任要職，但不介入派系鬭爭，對內則排解紛爭，對外則敦睦邦交，備受各派系之尊重。先生久居要津，難免與各派系軍政要員相往還，縱未同流合污，蜚短流長，不無盛名之累。實際上先生重視外交，在各國尚承認

北洋政府爲中國合法政府之情勢下，不得不以北洋政府爲權力之依據。先生與俄使加拉罕簽訂中俄協定大綱（一九二四），廢除帝俄所訂各約，承認外蒙爲中國領土，放棄在華租界與領事裁判權。此約雖未見諸實施，但爲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先聲，則不容否認。

韜光索居出任艱鉅

北伐成功，北洋軍閥倒臺，全國統一，先生枉被通緝，與前述某代表私人恩怨有關。先生素居巴黎別墅，邊時養晦，毫無怨尤。先生告我：「國家需要人才，我自信不久必被徵召。」果然，通緝令撤消，國府借重先生，應付「九一八」事變後之國際險惡環境。「二二八」事變，國聯派調查團來華，由李頓爵士主持。先生與日本古田伊三郎各以襄助員名義同往東北，實際上爲中國代表。東北之行危機四伏，敵人監視甚嚴，掩藏真相，製造偽證，調查團行動極受限制。先生從容與李頓周旋，建立私人友誼，得其信任，影響李頓報告，予敵人以打擊。嗣後先生歷任外交部長、駐法大使、駐英大使，出席國聯及軍縮會議代表等重要職。李頓回國後曾以英國純毛衣料寄贈先生，先生亦以湘繭回贈，友誼維繫多年不絕。

爲了國聯出使法國

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我國與日本在國際聯盟展開外交戰。少川先生奉命使法，主要任務爲就近出席國聯大會，控訴日本，爭取歐洲友邦。先生由上海乘義大利快船抵威尼斯，我代表法館同

仁前往接船。與先生同來者有參事蕭繼榮、一等秘書施肇慶、二等秘書傅冠雄。由威尼斯到巴黎火車上，先生詳詢法國政情及使館一般情形，我一一奉告。當時館中一等秘書代理館務謝維麟（振叔）及三等秘書陳忠鈞（天逸）已他調，館中除我爲三等秘書外，僅有二等秘書謝東發及隨員張雅南（亡妻），人手至感缺乏。謝東發之母親是法國人，謝本人法文不錯，中文略識之無，等於洋員。新來施、傅二人僅通英文。蕭參事曾任駐瑞士公使館代辦，雖通法文，不堪大用。傅冠雄（筱峰）是我至親長輩，爲國學大師黃侃（季剛）高足。少川先生對內應酬文牘，佳篇麗什，皆出於傅氏之手。

先生使法尚有一小插曲。我政府向法政府徵求同意時，法外部見先生名惠靈頓（Wellington），極爲刺目，當年在滑鐵盧打敗拿破崙的正是英國惠靈頓公爵。但見先生輝煌的資歷，又不得不予同意。

先生到任後呈遞國書時，法總統勒布恆（Albert Lebrun）致答詞，有「貴公使資深望重，國際知名」的字句，足見先生享譽之隆。

服裝飲宴都是學問

駐法使館館址在巴黎七區巴比倫街，爲二層樓房，佔地狹窄，樓下客廳、餐廳及辦公室，樓上臥室。前北洋政府時代，公使陳錄（後任汪記偽組織外交部長，爲愛國志士刺死）即住家樓上。房東是猶太人，緊鄰右側建一中國式寶塔，開一電影院，即以「寶塔」爲名。不知者以中國使

館開窮，故兼營電影院。少川先生對此當然不滿，後遷至豪華區喬治五世大街，遷移氣派。先生初到任時，寓近郊布命林區別墅，爲私產。我奉派住別墅三樓，兼理私人秘書業務：打字、記錄、接電話、管僕役、訂約會、發請帖。早餐時我向先生簡報當天報紙有關我國新聞及評論，安排當天拜會見客及宴會日程。先生每工作至深夜，常患失眠，早晨起床多在九至十時。約十一時我陪先生到使館處理公務，常至下午一至二時。經常到餐館進午餐，飲少許葡萄酒。先生不吸煙，囑我可以隨便。飯後回別墅小睡，約下午五時前到館。謝東發洋人習慣，到五時已不知去向。

先生注意服裝，遇有宴會，我監督僕役燙好西裝及領帶。什麼場合穿什麼服裝，有一定規格。吃過中餐所穿的衣服，外出時必須換掉，因中國菜油味太重。外交官服裝，在美國比較隨便，在歐洲尤其是在英、法，則十分考究。先生中年後穿一種男用束胸，以免腹部凸出，有損儀表。先生走路舉步穩重，步有節奏，同仁戲稱爲「臺步」。

我控制先生約會時間，分秒必爭。國內某要員對我發牢騷，他說：「你們大使真不容易見，又要先訂約會，又要限制談話時間！」此公大概無時間觀念。先生對宴客更鄭重其事，何人作主客，何人作陪客，席位如何安排，何人坐何人身旁，何人爲單身男客配單身女客，都要事前研究。菜單必親自核定，我所擬菜單都一改再改。酒類必須精選。中餐依照中國習俗，可以用中國酒，但餐桌上不能用烈酒，有時亦用洋酒。西餐在

大宴會時需七種酒：飯前開胃酒、進餐時紅、白葡萄酒各二種、香檳、飯後酒。酒單亦由先生核定，有時認為某年份葡萄酒稍澀，改用另一年份甜酒。在法國餐館，有專管酒的侍役，常問客人要哪一年的酒，對酒無研究的客人瞠目不知所對。先生遇侍役問時常說：「你介紹一種看。」侍役當然如背書一樣，說出各年份的酒。先生說：「都不要，我要一九二三年布爾根（Bourgogne）白葡萄酒，必須是某某酒窖儲藏的」。侍役知道遇到行家，唯唯而退。先生收藏一本厚書，是一個英國人寫的「法國酒大全」，先生命我熟讀。

先生在宴會席上談笑風生，妙語如珠，不時與左右女客閒話家常，但決不談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，不「包辦」談話，亦不使有冷場。我追隨先生近侍軺節，將近兩年，受益匪淺。我因先母多病，回國省親，假期滿後調任駐棉蘭領事，三年後調任駐巴黎總領事，復返巴黎，喜得重聆先生教誨。

彈思極慮一字千金

先生起草演講稿多在夜晚，苦思急書，每完一紙交我打字，打完由我朗誦，先生隨聽隨改。全稿打好，先生再從頭改正，有時整句改過，有時僅改一字，真是一字千金。一次一稿改過六次之多，我曾將此手澤保存，惜日久散失。金問泗先生編有「顧維鈞外交文牘選存」一書，可見先生手筆之一斑。先生告我：「我生平得力於英國國會議事記錄（Parliament Papers），其中多名人演講記錄及議員問答辯論記錄，標準英文外

，詞意婉轉，詞鋒犀利，值得細讀玩味，做外交官的不可不讀。」

先生往日內瓦出席國聯大會前幾天，召集駐瑞士公使兼國聯代表辦事處處長胡世澤（味道）、駐荷蘭公使金問泗、駐比公使錢泰（階平）在寓所研究提案及演詞，我列席記錄。金問泗追隨先生多年，為一國際法學者。胡氏精通六國語文，曾留學俄、德、法各國（後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）。錢氏曾任外交部條約司司長，對中外所訂條約如數家珍。先生於聽取各人意見後作一結論，我將大綱筆記，作為翌日撰寫演講稿之參考。

一九三七年，先生在北京九國會議控訴日本，會中通過譴責日本宣言，先生在國聯大會與日本代表芳澤謙吉舌戰。芳澤曾任駐華大使，自命「中國通」。少川先生使法同時，芳澤為駐法大使，他英法文都會說。大會中記者們手持記事簿久不下筆，因芳澤所說英文文，係用日文腔調，無人能懂。日本駐法大使館有宣傳費鉅款，以五萬法郎（當時合美金一千二百元，現值一萬元）報酬給巴黎時報記者寫一篇為日本及偽滿洲國的社論，每週一篇。反觀我國無此項經費，少川先生口誅筆伐，孤軍奮鬥，其苦可知。

老當益壯壇坫增輝

第二次世界大戰法京巴黎淪陷，先生隨法政府移節維希，後調任駐英大使。嗣以首席代表出席敦巴頓橡園會議，共商戰後國際組織問題。當年參加巴黎和會之舊人已寥寥無幾。先生以斲輪老手，在會議中詳徵博引，舉足輕重。戰後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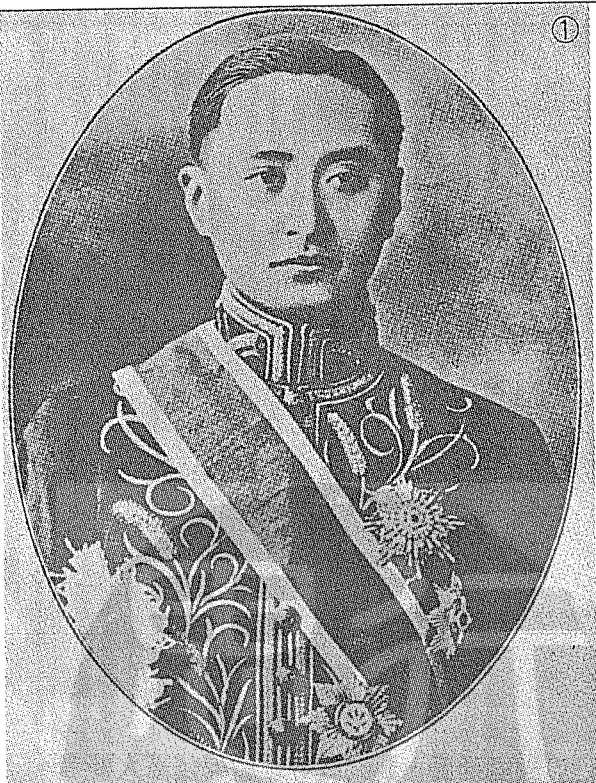
以全權代表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會議及第一屆大會，對起草憲章，維護世界和平，解決國際糾紛，有卓越之貢獻。一九四六年先生出任駐美大使，在大陸淪陷政府播遷風雨飄搖之際，爭取美國朝野之同情與支援，功在國家。先生於一九五六年由聯合國推選，出任國際法法官，一度出任副庭長，在任十年。

先生退休後僑居紐約，頤養天年。口述回憶錄八卷計一萬一千頁，皇皇巨著，等於我國半世紀外交信史。原件存哥倫比亞大學，複件存我國中央研究院。先生晚年與黃蕙蘭女士仳離，另與嚴幼韻（Juliana Yen）女士結婚。嚴女士系出名門，為故駐馬尼拉總領事楊光泐兄之遺孀。楊氏於日軍攻陷馬尼拉時被俘不屈，壯烈成仁，已入祀忠烈祠。嚴女士溫柔賢淑，與少川先生結婚後對先生照顧無微不至。先生老年毀錄，克享遐齡，嚴女士之功不可沒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 200 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寫抗日情報工作，內容精彩，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



①民國八年出席巴黎和會時的顧維鈞。
 ②前排左起顧維鈞、邱吉爾、王世杰、胡霖。後排右起李惟果、杭立武、温源寧。(文見14頁)

